

文白对照
四库全书精华

史
部
·
后
汉
书

(十六)
李 变摇主编

目摇摇录

后汉书卷七十三	员
刘虞公孙瓒陶谦列传第六十三	员
刘虞列传	员
公孙瓒列传	愿
陶谦列传	愿
后汉书卷七十四上	愿
袁绍刘表列传第六十四上	愿
袁绍列传	愿
后汉书卷七十四下	愿
袁绍刘表列传第六十四下	愿
袁谭列传	愿
刘表列传	苑
后汉书卷七十五	苑
刘焉袁术吕布列传第六十五	苑
刘焉列传	苑
袁术列传	愿
吕布列传	愿
后汉书卷七十六	愿
循吏列传第六十六	愿
循吏列传序	愿
卫飒列传	员
任延列传	员

王景列传.....	冤
秦彭列传.....	源
王涣列传.....	远
许荆列传.....	园
孟尝列传.....	园
第五访列传.....	缘
刘矩列传.....	远
刘宠列传.....	愿
仇览列传.....	员
童恢列传.....	源
后汉书卷七十七.....	远
酷吏列传第六十七.....	远
酷吏列传序.....	远
董宣列传.....	愿
樊晔列传.....	园
李章列传.....	源
周纡列传.....	远
黄昌列传.....	园
阳球列传.....	猿
王吉列传.....	怨

后汉书卷七十三

刘虞公孙瓒陶谦列传第六十三

刘虞列传

刘虞字伯安，东海郯人也。祖父嘉，光禄勋。虞初举孝廉，稍迁幽州刺史，民夷感其德化，自鲜卑、乌桓、夫余、秽貊之辈，皆随时朝贡，无敢扰边者，百姓歌悦之。公事去官。中平初，黄巾作乱，攻破冀州诸郡，拜虞甘陵相，绥抚荒余，以蔬俭率下。迁宗正。

后车骑将军张温讨贼边章等，发幽州乌桓三千突骑，而牢禀逋悬，皆叛还本国。前中山相张纯私谓前太山太守张举曰：“今乌桓既畔，皆愿为乱，凉州贼起，朝廷不能禁。又洛阳人妻生子两头，此汉祚衰尽，天下有两主之征也。子若与吾共率乌桓之众以起兵，庶几可定大业。”举因然之。四年，纯等遂与乌桓大人共连盟，攻蓟下，燔烧城郭，虏略百姓，杀护乌桓校尉箕稠、右北平太守刘政、辽东太守阳终等，众至十余万，屯肥如。举称“天子”，纯称“弥天将军安定王”，移书州郡，云举当代汉，告天子避位，敕公卿奉迎。纯又使乌桓峭王等步骑五万，入青、冀二州，攻破清河、平原，杀害吏民。朝廷以虞威信素著。恩积北方，明年，复拜幽州牧。虞到蓟，罢省屯兵，务广恩信。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宽弘，开许善路。又设赏购举、纯。举、纯走出塞，余皆降散。纯为其客王政所杀，送首诣虞。灵帝遣使者就拜太尉，封容丘侯。

及董卓秉政，遣使者授虞大司马，进封襄贲侯。初平元年，复征代袁隗为太傅。道路隔塞，王命竟不得达。旧幽部应接荒外，资费甚广，岁常割青、冀赋调二亿有余，以给足之。时处处断绝，委输不至，而虞务存宽政，劝督农植，开上谷胡市之利，通渔阳盐铁之饶，民悦年登，谷石三十。青、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虞者百余万口，皆收视温恤，为安立生业，流民皆忘其迁徙。虞虽为上公，天性节约，敝衣绳履，食无兼肉，远近豪俊夙僭奢者，莫不改操而归心焉。

初，诏令公孙瓒讨乌桓，受虞节度。瓒但务会徒众以自强大，而纵任部曲，颇侵扰百姓，而虞为政仁爱，念利民物，由是与瓒渐不相平。二年，冀州刺史韩馥、勃海太守袁绍及山东诸将议，以朝廷幼冲，逼于董卓，远隔关塞，不知存否，以虞宗室长者，欲立为主。乃遣故乐浪太守张岐等赍议，上虞尊号。虞见岐等，厉色叱之曰：“今天下崩乱，主上蒙尘。吾被重恩，未能清雪国耻。诸君各据州郡，宜共戮力，尽心王室，而反造逆谋，以相垢误邪！”固拒之。馥等又请虞领尚书事，承制封拜，复不听。遂收斩使人。于是选掾右北平田畴、从事鲜于银蒙险间行，奉使长安。献帝既思东归，见畴等大悦。时，虞子和为侍中，因此遣和潜从武关出，告虞将兵来迎。道由南阳，后将军袁术闻其状，遂质和，使报虞遣兵俱西。虞乃使数千骑就和奉迎天子，而术竟不遣之。

初，公孙瓒知术诈，固止虞遣兵，虞不从，瓒乃阴劝术执和，使夺其兵，自是与瓒仇怨益深。和寻得逃术还北，复为袁绍所留。瓒既累为绍所败，而犹攻之不已，虞患其默武，且虑得志不可复制，固不许行，而稍节其禀假。瓒怒，

屡违节度，又复侵犯百姓。虞所赉赏典当胡夷，瓚数抄夺之。积不能禁，乃遣驿使奉章陈其暴掠之罪，瓚亦上虞禀粮不周，二奏交驰，互相非毁，朝廷依违而已。瓚乃筑京于蓟城以备虞。虞数请瓚，辄称病不应。虞乃密谋讨之，以告东曹掾右北平魏攸。攸曰：“今天下引领，以公为归，谋臣爪牙，不可无也。瓚文武才力足恃，虽有小恶，固宜容忍。”虞乃止。

顷之攸卒，而积忿不已。四年冬，遂自率诸屯兵众合十万人以攻瓚。将行，从事代郡程绪免胄而前曰：“公孙瓚虽有过恶，而罪名未正。明公不先告晓使得改行，而兵起萧墙，非国之利。加胜败难保，不如驻兵，以武临之，瓚必悔祸谢罪，所谓不战而服人者也。”虞以绪临事沮议，遂斩之以徇。戒军士曰：“无伤余人，杀一伯珪而已。”时州从事公孙纪者，瓚以同姓厚待遇之。纪知虞谋而夜告瓚。瓚时部曲放散在外，仓卒自惧不免，乃掘东城欲走。虞兵不习战，又爱人庐舍，敕不听焚烧，急攻围不下。瓚乃简募锐士数百人，因风纵火，直冲突之。虞遂大败，与官属北奔居庸县。瓚追攻之，三日城陷，遂执虞并妻子还蓟，犹使领州文书。会天子遣使者段训增虞封邑，督六州事；拜瓚前将军，封易侯，假节督幽、并、（司）〔青〕、冀。瓚乃诬虞前与袁绍等欲称尊号，胁训斩虞于蓟市。先坐而咒曰：“若虞应为天子者，天当风雨以相救。”时旱势炎盛，遂斩焉。传首京师，故吏尾敦于路劫虞首归葬之。瓚乃上训为幽州刺史。虞以恩厚得众，怀被北州，百姓流旧，莫不痛惜焉。

初，虞以俭素为操，冠敝不改，乃就补其穿。及遇害，瓚兵搜其内，而妻妾服罗纨，盛绮饰，时人以此疑之。和后

从袁绍报瓚云。

【译文】

刘虞字伯安、东海郯县人。祖父刘嘉，官至光禄勋。刘虞最初被举为孝廉，逐渐迁升至幽州刺史，百姓异族感于他的德政教化，自鲜卑、乌桓、夫余、秽貊等族，都随时朝见进贡，没有敢侵扰边境的，百姓歌咏其政心中悦服。后因公事免官。中平初年，黄巾作乱，攻破冀州诸郡，朝廷任命刘虞为甘陵相，他安抚荒乱之后的众百姓，以蔬食俭朴为人表率。迁任宗正。

后来车骑将军张温讨伐贼寇边章等人，征发幽州乌桓突骑三千人，然而军粮不继，都叛还本国。前中山相张纯私下对前太山太守张举说：“现在乌桓已叛，都愿作乱，凉州贼寇起事，朝廷不能禁止。又洛阳人妻生下长有两头的儿子，这是汉家帝祚衰尽，天下有两个君主的征兆。您如果与我同率乌桓部众起兵，差不多可以成就大业。”张举认为他说的很对。中平四年，张纯等人便与乌桓大人共相连盟，进攻蓟县一带，焚烧城郭，掳掠百姓，攻杀护乌桓校尉箕稠、右北平太守刘政、辽东太守阳终等人，兵众达十余万，屯据肥如。张举自称“天子”，张纯自称“弥天将军安定王”，移书于各州郡，言称张举应当代汉而立，告知汉天子让位，敕命公卿百官奉迎。张纯又命乌桓峭王等步骑五万，侵入青、冀二州，攻陷清河、平原等地，杀害官民百姓。朝廷因刘虞威望信誉素著，在北方积有恩德，便于次年又任命刘虞为幽州牧。刘虞到达蓟县，裁减屯兵，尽力广布恩信。派使者告诉乌桓峭王等人以朝廷的弘恩宽大，为其开启善路并给予许诺。又悬赏购捉张举、张纯二人。张举、张纯逃跑出塞，其

余部众尽皆归降散去。张纯被他的宾客王政所杀，王政将其首级送于刘虞。灵帝派遣使者到幽州任命刘虞为太尉，封容丘侯。

及至董卓执掌朝政，派遣使者授任刘虞为大司马，进封襄贲侯。初平元年，又征召刘虞入朝代袁隗出任太尉。当时道路断绝，朝廷的命令最终没能传到幽州。旧时幽州地接边外，物资耗费甚多，每年常分割青、冀二州赋调二亿多，以补给足其用。当时道路处处断绝，物资运送不到，然而刘虞尽力实行宽政，劝课农桑，开上谷与胡族通市之利，通渔阳盐铁之富足，百姓悦服年景丰收，粮谷每石才三十钱。青、徐二州士庶躲避黄巾之乱归附刘虞的达百余万口，刘虞对他们都加以收留察视抚恤，为他们安排生活产业，流民都忘记自己是在迁徙之中。刘虞虽位在上公，但天性节俭，旧衣草鞋，饭食不备第二道肉食，远近豪杰素性奢侈过度者，没有不改节而对他心悦诚服的。

当初，朝廷诏令公孙瓒讨伐乌桓，受刘虞调度指挥。公孙瓒只是尽力合聚部众以壮大自己的实力，放任手下将士，很是侵扰百姓，而刘虞执政以仁爱为本，注意有利于百姓，因此与公孙瓒渐不能相合。初平二年，冀州刺史韩馥、勃海太守袁绍及山东诸将商议，认为献帝年幼，逼迫于董卓，远隔关塞，不知存亡与否，因刘虞是宗室长者，想要立刘虞为天下之主。便遣原乐浪太守张岐等带去众人之议，向刘虞献上皇帝尊号。刘虞见到张岐等人，严厉地叱责他们说：“现在天下大乱，主上流亡。我受朝廷重恩，没能洗清国耻。诸位各据州郡，应当一起戮力同心，尽心于王室，却反而创造逆谋，以此来耻辱耽误我吗！”极力拒绝其议。韩馥等人又

请求刘虞领尚书事，秉承皇帝旨意封任官职，刘虞仍不接受，逮捕杀掉来使。于是选派掾属右北平人田畴，从事鲜于银涉险从小路行走，奉使长安。献帝已经想要东归，见田畴等人大喜。当时刘虞之子刘和在朝任侍中，因此献帝派遣刘和偷偷从武关出，告谕刘虞率兵来迎。刘和途经南阳，后将军袁术闻知其事，便扣押刘和为人质，然后使其报知刘虞，称袁术愿与刘虞一同派兵西进。刘虞于是命数千骑去与刘和会合奉迎天子，而袁术始终不曾派兵。

当初，公孙瓒知道袁术有诈，一再劝止刘虞派兵，刘虞不听，公孙瓒便暗中劝袁术拘执刘和，并夺其手中军队，自此刘虞与公孙瓒仇怨更深。刘和不久得机会逃离袁术还北，又被袁绍扣留。公孙瓒屡次被袁绍打败后，仍然进攻袁绍不已，刘虞忧虑公孙瓒好战，又怕他得志不能再控制他，坚决不许他进兵，并逐渐削减其军粮补给。公孙瓒恼怒，屡次违犯刘虞将令，又不断侵扰百姓。刘虞所赏赐典当于胡族的财物，公孙瓒屡次抄略抢夺。刘虞很长时间不能禁止，便派遣驿使上奏章陈述公孙瓒暴掠之罪，公孙瓒也上疏奏称刘虞供其军粮不周，二人奏章交相驰走，互相非议诋毁对方，朝廷不置可否，依违其间而已。公孙瓒遂于蓟城修筑高丘防备刘虞。刘虞几次请公孙瓒相会，公孙瓒总是称病不去。刘虞于是密谋征讨公孙瓒，以其计告诉东曹掾右北平人魏攸。魏攸说，“现在天下人伸颈远望，以您为所归，谋臣武将，不能没有。公孙瓒文武才力足可依仗，虽有小小过恶，本来应当容忍。”刘虞这才罢手。

不久魏攸死，而刘虞与公孙瓒积怨不已。初平四年冬，刘虞自率诸处屯兵共十万人进攻公孙瓒。临行，从事代郡人

程绪脱下头盔向前对刘虞说：“公孙瓒虽有过恶，但其罪名未正。明公您不先晓谕使他改正，而兵兴于内部，不是国家的好事。再加胜败难于保证，不如按兵不动，用武力临之其上，公孙瓒一定会悔恨引祸而来谢罪，这就是所谓不战而使人服从的作法。”刘虞认为程绪临事阻挠其议，便将他斩首于众。告诫军士说：“不要伤害别的人，只杀一伯珪（公孙瓒字）而已。”当时州从事有个叫公孙纪的，公孙瓒平时以同姓待他甚为亲近优厚。公孙纪知道刘虞的计谋后连夜报告公孙瓒。当时公孙瓒手下将士正零散在外，仓猝之间害怕自己不能免祸，便挖开东城想要逃跑。刘虞兵将不善于作战，又爱惜百姓房舍，下令不许焚烧，于是猛攻外围不能克。公孙瓒挑选召募精锐士卒数百人，乘风纵火，直冲突击刘虞军。刘虞大败，与其僚属北奔居庸县，公孙瓒尾随追击，三日攻陷居庸城，于是俘捉刘虞及其妻、子还蓟县，但仍使刘虞总理州中文书。恰巧此时天子派遣使者段训来幽州，增加刘虞封邑，使他督六州事；任命公孙瓒为前将军，封易侯，假节督幽、并、青、冀四州。公孙瓒便诬陷刘虞以前曾与袁绍等人想要称帝，胁迫段训斩刘虞于蓟县市上。公孙瓒在此之前先坐而祝告说：“如果刘虞应为天子，上天应当作风雨以相救。”当时旱势炎盛，遂将刘虞斩首。传刘虞首级于京师，刘虞故吏尾敦在半路劫回首级回来安葬刘虞。公孙瓒上疏奏请以段训为幽州刺史。刘虞因待人恩厚得众人之心，北州之人无不怀念，百姓故旧，没有不痛惜的。

起初，刘虞以节俭朴素为其操守，冠帽破旧不换，而仅补其破处。及至遇害，公孙瓒兵士搜其内室，他的妻妾却身穿罗纨，服饰华丽，时人因此怀疑他的俭朴。刘和后来跟随袁绍报了公孙瓒杀父之仇。

公孙瓒列传

公孙瓒字伯珪，辽西令支人也。家世二千石。瓒以母贱，遂为郡小吏。为人美姿貌，大音声，言事辩慧。太守奇其才，以女妻之。后从涿郡卢植学于缙氏山中，略见书传。举上计吏。太守刘君坐事槛车征，官法不听吏下亲近，瓒乃改容服，诈称侍卒，身执徒养，御车到洛阳。太守当徙日南，瓒具豚酒于北芒上，祭辞先人，酌觞祝曰：“昔为人子，今为人臣，当诣日南。日南多瘴气，恐或不还，便当长辞坟茔。”慷慨悲泣，再拜而去，观者莫不叹息。既行，于道得赦。

瓒还郡，举孝廉，除辽东属国长史。尝从数十骑出行塞下，卒逢鲜卑数百骑。瓒乃退入空亭，约其从者曰：“今不奔之，则死尽矣。”乃自持两刃矛，驰出冲贼，杀伤数十人，瓒左右亦亡其半，遂得免。

中平中，以瓒督乌桓突骑，车骑将军张温讨凉州贼。会乌桓反畔，与贼张纯等攻击蓟中，瓒率所领追讨纯等有功，迁骑都尉。张纯复与叛胡丘力居等寇渔阳、河间、勃海，入平原，多所杀略。瓒追击战于属国石门，虏遂大败，弃妻子逾塞走，悉得其所略男女。瓒深入无继，反为丘力居等所围于辽西管子城，二百余日，粮尽食马，马尽煮弩楯，力战不敌，乃与士卒辞诀，各分散还。时多雨雪，队坑死者十五六，虏亦饥困，远走柳城。诏拜瓒降虏校尉，封都亭侯，复兼领属国长史。职统戎马，连接边寇。每闻有警，瓒辄厉色愤怒，如赴仇敌，望尘奔逐，或继之以夜战。虏识瓒声，惮其勇，莫敢抗犯。

瓚常与善射之士数十人，皆乘白马，以为左右翼，自号“白马义从”。乌桓更相告语，避白马长史。乃画作瓚形，驰骑射之，中者咸称万岁。虏自此之后，遂远窜塞外。

瓚志埽灭乌桓，而刘虞欲以恩信招降，由是与虞相忤。初平二年，青、徐黄巾三十万众入勃海界，欲与黑山合。瓚率步骑二万人，逆击于东光南，大破之，斩首三万余级。贼弃其车重数万两，奔走度河。瓚因其半济薄之，贼复大破，死者数万，流血丹水，收得生口七万余人，车甲财物不可胜算，威名大震。拜奋武将军，封蓟侯。

瓚既谏刘虞遣兵就袁术，而惧术知怨之，乃使从弟越将千余骑诣术自结。术遣越随其将孙坚，击袁绍将周昕，越为流矢所中死。瓚因此怒绍，遂出军屯槃河，将以报绍。乃上疏曰：

臣闻皇羲已来，君臣道著，张礼以导人，设刑以禁暴。今车骑将军袁绍，托承先轨，爵任崇厚，而性本淫乱，情行浮薄。昔为司隶，值国多难，太后承摄，何氏辅朝。绍不能举直措枉，而专为邪媚，招来不轨，疑误社稷，至令丁原焚烧孟津，董卓造为乱始。绍罪一也。卓既无礼，帝主见质。绍不能开设权谋，以济君父，而弃置节传，进窜逃亡。忝辱爵命，背违人主，绍罪二也。绍为勃海，当攻董卓，而默选戎马，不告父兄，至使太傅一门，累然同毙。不仁不孝，绍罪三也。绍既兴兵，涉历二载，不恤国难，广自封植，乃多引资粮，专为不急，割刻无方，考责百姓，其为痛怨，莫不咨嗟。绍罪四也。逼迫韩馥，窃夺其州，矫刻金玉，以为印

玺，每有所下，辄皂囊施检，文称诏书。昔亡新僭侈，渐以即真。观绍所拟，将必阶乱。绍罪五也。绍令星工伺望祥妖，赂遗财货，与共饮食，克会期日，攻抄郡县。此岂大臣所当施为？绍罪六也。绍与故虎牙都尉刘勋，首共造兵，勋降服张杨，累有功效，而以小忿枉加酷害。信用谗慝，济其无道，绍罪七也。故上谷太守高焉、故甘陵相姚贡，绍以贪^慝，横责其钱，钱不备毕，二人并命。绍罪八也。《春秋》之义，子以母贵。绍母亲为傅婢，地实微贱，据职高重，享福丰隆。有苟进之志，无虚退之心，绍罪九也。又长沙太守孙坚，前领豫州刺史，遂能驱走董卓，埽除陵庙，忠勤王室，其功莫大。绍遣小将盗居其位，断绝坚粮，不得深入，使董卓久不服诛。绍罪十也。昔姬周政弱，王道陵迟，天子迁徙，诸侯背叛，故齐桓立柯（会）〔亭〕之盟，晋文为践土之会，伐荆楚以致菁茅，诛曹、卫以章无礼。臣虽闾茸，名非先贤，蒙被朝恩，负荷重任，职在铇钺，奉辞伐罪，辄与诸将州郡共讨绍等。若大事克捷，罪人斯得，庶续桓文忠诚之效。

遂举兵攻绍，于是冀州诸城悉畔从瓚。

绍惧，乃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绶授瓚从弟范，遣之郡，欲以相结。而范遂背绍，领勃海兵以助瓚。瓚乃自署其将帅为青、冀、兖三州刺史，又悉置郡县守令，与绍大战于界桥。瓚军败还蓟。绍遣将崔巨业将兵数万攻围故安，不下，退军南还。瓚将步骑三万人追击于巨马水，大破其众，死者七八千〔人〕。乘胜而南，攻下郡县，遂至平原，乃遣其青州刺

史田据有齐地。绍复遣兵数万与楷连战二年，粮食并尽，士卒疲困，互掠百姓，野无青草。绍乃遣子谭为青州刺史，楷与战，败退还。

是岁，瓚破禽刘虞，尽有幽州之地，猛志益盛。前此有童谣言：“燕南垂，赵北际，中央不合大如砺，唯有此中可避世。”瓚自以为易地当之，遂徙镇焉。乃盛修营垒，楼观数十，临易河，通辽海。

刘虞从事渔阳鲜于辅等，合率州兵，欲共报瓚。辅以燕国阎柔素有恩信，推为乌桓司马。柔招诱胡汉数万人，与瓚所置渔阳太守邹丹战于潞北，斩丹等四千余级。乌桓峭王感虞恩德，率种人及鲜卑七千余骑，共辅南迎虞子和，与袁绍将麴义合兵十万，共攻瓚。兴平二年，破瓚于鲍丘，斩首二万余级。瓚遂保易京，开置屯田，稍得自支。相持岁余，麴义军粮尽，士卒饥困，余众数千人退走。瓚徼破之，尽得其车重。

是时旱蝗谷贵，民相食。瓚恃其才力，不恤百姓，记过忘善，睚眦必报，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，必以法害之。常言“衣冠皆自以职分富贵，不谢人惠。”故所宠爱，类多商贩庸儿。所在侵暴，百姓怨之。于是代郡、广阳、上谷、右北平各杀瓚所置长吏，复与辅、和兵合。瓚虑有非常，乃居于高京，以铁为门。斥去左右，男人七岁以上不得入易门。专侍姬妾，其文簿书记皆汲而上之。令妇人习为大言声，使闻数百步，以传宣教令。疏远宾客，无所亲信，故谋臣猛将，稍有乖散。自此之后，希复攻战。或问其故。瓚曰：“我昔驱畔胡于塞表，埽黄巾于孟津，当此之时，谓天下指麾可定。至于今日，兵革方始，观此非我所决，不如休兵力耕，

以救凶年。兵法百楼不攻。今吾诸营楼橹千里，积谷三百万斛，食此足以待天下之变。”

建安三年，袁绍复大攻瓚。瓚遣子续求救于黑山诸帅，而欲自将突骑直出，傍西山以断绍后。长史关靖谏曰：“今将军将士，莫不怀瓦解之心，所以犹能相守者，顾恋其老小，而恃将军为主故耳。坚守旷日，或可使绍自退。若舍之而出，后无镇重，易京之危，可立而待也。”瓚乃止。绍渐相攻逼，瓚众日蹙，乃却，筑三重营以自固。

四年春，黑山贼帅张燕与续率兵十万，三道来救瓚。未及至，瓚乃密使行人赍书告续曰：“昔周末丧乱，僵尸蔽地，以意而推，犹为否也。不图今日亲当其锋。袁氏之攻，状若鬼神，梯冲舞吾楼上，鼓角鸣于地中，日穷月急，不遑后处，鸟厄归人，瀋水陵高，汝当碎首于张燕，驰骤以告急。父子天性，不言而动。且厉五千铁骑于北隰之中，起火为应，吾当自内出，奋扬威武，决命于斯。不然，吾亡之后，天下虽广，不容汝足矣。”绍候得其书，如期举火，瓚以为救至，遂便出战。绍设伏，瓚遂大败，复还保中小城。自计必无全，乃悉缢其姊妹妻子，然后引火自焚。绍兵趣登台斩之。

关靖见瓚败，叹恨曰：“前若不止将军自行，未必不济。吾闻君子陷人于危，必同其难，岂可以独生乎！”乃策马赴绍军而死。续为屠各所杀。田楷与袁绍战死。

鲜于辅将其众归曹操，操以辅为度辽将军，封都亭侯。阎柔将部曲从曹操击乌桓，拜护乌桓校尉，封关内侯。

张燕既为绍所败，人众稍散。曹操将定冀州，乃率众诣邺降，拜平北将军，封安国亭侯。

论曰：自帝室王公之胃，皆生长脂腴，不知稼穡，其能厉行饬身，卓然不群者，或未闻焉。刘虞守道慕名，以忠厚自牧。美哉乎，季汉之名宗子也！若虞、瓚无间，同情共力，纠人完聚，稽保燕、蓟之饶，缮兵昭武，以临群雄之隙，舍诸天运，征乎人文，则古之休烈，何远之有！

【译文】

公孙瓚字伯珪，辽西令支人。家中世代为二千石官。公孙瓚因为其生母低贱，在郡中做小吏。其人容貌俊美，声音宏亮，言事聪敏善辩。太守惊异他的才干，便把女儿嫁与他为妻。后在缙氏山中师从涿郡人卢植学习经书，略通书传。本郡举荐他为上计吏。太守刘君因罪被槛车征回京师，官法规定不许属吏与犯法官员亲近，公孙瓚便化装易服，假称侍卒，亲身跟随照顾刘君生活，驾车到洛阳。太守刘君依罪应当迁徙日南，公孙瓚置办猪酒于北芒山上祭辞祖先，酌觞祝告说：“从前是人子，现在是人臣，应当去至日南。日南多有瘴气，恐怕一旦不能回还，便当在此长辞坟茔。”慷慨悲泣，拜了两次而去，观者无不叹息。公孙瓚与刘君动身前往日南，途中刘君被赦。

公孙瓚返回本郡，被举荐为孝廉，任辽东属国长史。曾经带数十名骑兵出行塞下，突然遇到鲜卑骑兵数百名。公孙瓚便退入空亭，与其从者约誓说：“今天我们如果不冲出去，就要都死在这儿了。”于是他自持两刃矛，率先驰出冲突贼阵，杀伤数十人，他的左右亦伤亡一半，这才得免于难。

中平年间，使公孙瓚督率乌桓突骑。车骑将军张温征讨

凉州寇贼，正好此时乌桓反叛，与寇贼张纯等攻击蓟县一带，公孙瓒统率所领将士追讨张纯有功，迁任骑都尉。张纯又与叛胡丘力居等寇略渔阳、河间、勃海，又攻入平原郡，多所杀伤掳掠。公孙瓒追击，与之在辽东属国石门山交战，胡虏大败，抛弃妻子儿子逾塞而逃，公孙瓒将其所掠人口全部夺回。公孙瓒孤军深入没有后援，反而被丘力居等人包围于辽西管子城，公孙瓒被围二百余日，粮尽之后以马为食，马尽之后煮弩盾为食，力战不能抵敌，便与士卒互相辞别，各自分散自己寻路而还。当时雨雪很多，其士卒坠坑死者十之五六，胡虏亦饥饿困乏，远逃柳城。朝廷下诏任命公孙瓒为降虏校尉，封都亭侯，又兼任属国长史。其职统领兵马，连接边塞敌寇。每听说有寇敌警报，公孙瓒总是愤怒严厉形于颜色，如赴仇敌，望敌军尘土而追赶，有时继之以夜战。胡虏记住公孙瓒的声音，畏惧其勇，不敢对抗冒犯。

公孙瓒常与擅长射箭士卒数十人，都骑乘白马，分为左右翼，自称“白马义从。”乌桓互相告诉，躲避白马长史。于是画公孙瓒的图像，骑马奔驰射其图像，有中者大家齐呼万岁。胡虏自此之后，便远窜塞外。

公孙瓒立志扫灭乌桓，但刘虞想用恩信招降，因此与刘虞互相抵忤。初平二年，青、徐二州黄巾军三十万人进入勃海郡界，准备与黑山军会合。公孙瓒步骑二万人，在东光以南迎击，大破黄巾，斩首三万余级。黄巾弃其辎重车数万辆，奔逃去渡黄河。公孙瓒乘其渡过一半时以大兵逼迫，又大破其军，黄巾死者数万，流血染红河水，俘获人口七万余人，车辆铠甲财物不计其数，公孙瓒威名大震。朝廷拜他为奋武将军，封蓟侯。